



或许有一天，

我能在江淮大地任一抔土地，

起即成行，

卧立为吟，

以平和冲淡的心性，

成就一段命途的因缘。

和自己的心情

单独在一起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和

自己的心情

单独在一起

许辉著



或许有一天，

我能在江淮大地任一抔土地，

起即成行，

卧立为吟，

以平和冲淡的心性，

成就一段命途的因缘。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自己的心情单独在一起/许辉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8
ISBN 978-7-81093-794-8

I. 和… II. 许…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4496 号

和自己的心情单独在一起

许 辉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55 千字
印 刷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794-8

定价: 25.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①：选 择

年少的人对成年人可能都会有一种“景仰”的心性，——我指的是成年人的神秘感。我上中学时，就有一件事老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成年人说起话和写起文章来，总是滔滔不绝，难道他们真是无所不知的吗？后来有一次我姐姐的几位朋友来我们家玩，我那时刚刚喜欢上文学创作，正好他们也喜欢，他们就跟我谈文学；他们说的许多话我都没记住，但有一句话却令我一震，他们说：人不管是说话还是写作，都有选择性，选择他熟悉的说，或写。听了这句话，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似乎也知道了大人们之所以能滔滔不绝的原因：他们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们的滔滔不绝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的“强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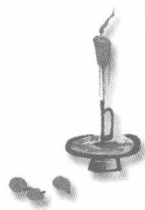


自序②：单口相声

有许多时候我写散文随笔总觉得自己是在说单口相声，是在自己对自己说单口相声，自己对自己说话，自己给自己埋伏笔，自己调教自己，自己逗自己玩，自个任意作为，不受别人的羁绊。

单口相声比对口相声简单、灵活，操作起来随意性更大些，不论是小故事、小笑话、小情趣，都可以拿来就说，听众也不会嫌它过短过小，但对口相声因为是两个人说，总得与两个人的分量协调些，因此就不那么随意了。

有时候我觉得写散文、随笔我追求的就是两个字：随意，或者说是“散漫”；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零七碎八都愿意成为笔下的材料。但因此这也就并不容易，我常常为此而“卡壳”，甚至经常感觉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就是说是不可追求的。于是我上述的追求就似乎又失去了一些意义。



目 录

自序① 1 选择

自序② 2 单口相声

正文 1 229题

附录 205 20题

后记一 263 穿城而过

后记二 265 感谢与期待

1. 和自己单独在一起

我看见一扇一扇的窗都在我前面的楼上亮起来，它们使我想起许久以前的事：一盏红外线灯悬在低矮的小厨房里的圆桌上，圆表的周围坐着几张熟悉的面孔，很大很胖的一只猫睡在垫子上；雪半夜里下起来了，女主人很晚才回来，她的身上带着寒夜、雪和北风的气息，对她来说，我想，厨房就是一盏在寒夜里、在深深的寒夜里亮着的灯。现在，那一家人在哪里？还在那里吗？那只猫，那位裹挟着寒风和雪的气息深夜才归的女主人，那盏很大的红外线灯灯光照射的圆桌以及圆桌边的面孔都还在吗？好几个年头了，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的思维差不多停滞了，停滞、搁浅在许多年以前的那幅记忆里，任什么响动，都暂时无法使我摆脱我在遥远记忆里的沉陷……越陷越深……

2. 很长时间以后……

很长时间以后，我重新坐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的书桌边。

天气正在向晴朗的方向转化，我努力使自己沉静



下来。我感觉过去的那种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比如那时我可以在充分的休息之后，轻快地找一辆下乡的旧客车，坐着它向城市不远处的乡间驰去；比如那个地方就是肥东的石塘镇；关于石塘，我所知道的它，就是许多年以前，许多人说过的：它是一个盛产驴肉的地方。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对传说中的驴肉的感觉，前往石塘的。

石塘到了。但我并不对关于驴和驴肉的情况抱有很实在的目的。我逛了石塘的老街，又走到镇外，在高坡上的一所小学的院外卧倒在草地上，吸起了一根香烟。烟雾向似曾相识的晴蓝的天空升去；在这种晴蓝的天空下，每个人都过着不同的生活，而我呢，也正在过着前后不同的生活：对未来一无所知，但充满了踏实的幻想和信心。

下午我就回到了家中。略感疲惫的我在床上看书、看报或者接电话和休息。我的头脑里装满了许多奇异的图案和想法，我只在等待未知的那一天的到来……

现在，我生活在另外一种感觉和情境里；我仍然经常坐在书桌边，脑袋里塞满了迷蒙和幻想。但我确实感觉到以往的生活离我远去了，那种生活在我现在的精神境界里显得那样迷人，恍若仙境，充满了无可比拟的魅力。

3. 永世长存

那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刻。

那是一个晴朗春日的暮晚，一辆特别快车临时停车在江淮之间的一段路轨上。我当时正坐在车里，车厢里人非常少，但设备崭新，空调完善，女服务员服务周到，每一位乘客的面前都放着一杯滚烫的热茶。人在这种环境里必然会产生某种特别的感觉：车停时我正望着车窗外，车停的一刹那，我突然发觉外面的天空正在暗淡下去，但也还能看见远的和近的事物。我们正停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我看见一些熟悉的画面：一些温馨的正在亮着灯的房子，雨后数天踩出来的发白的路通向较远的地方，成片的麦田中间点缀着一些开了黄花的油菜地，穿着黑西服剪着短头发正打算骑上自行车的腰身很好的一位姑娘，一辆在更远些的路上开动的正往家里赶的小四轮拖拉机，等等。

毫无疑问，我熟悉它们，熟悉这些最质朴、最原始、也是最有活性的东西。我想，这必然是那些永世长存的东西，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它们，我肯定也无数次无数次地成为过它们，现在，在一个完全不经意的特别的环境里，我又看到了它们；可以想象，以往一百年、一千年、甚至更久远的一些时刻，它们都存在过，而且也都有人看到过它们，它们还不是永世长存的吗？它们还不能激发起我们对生活和过



程的牵延的感觉吗？谁不在我们的周围和身边了？拿我来说，我的大姨，我的大姨父，他们现在都不在我的周围和身边了，还有我的一些熟人和朋友，他们也已经永远不在我的周围和身边了。看见这些亘古永存的东西，我就想起了他们，想起那些已经永远不在我身边的人、事和物。我能以什么方式来永远记住他们呢？难道就是以这种瞬间出现的偶然的奇妙感觉吗？

我没入一种深深的沉陷之中。我感觉已经完全沉寂了的火车正在下坠，而周围的田地、道路、村庄和所有别的事物都正从列车附近升上去，升上去。这样，我看它们就看得更加真切了。它们真是了不起的！真是了不起的。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短暂的，而我们所目睹的却都是永存的。

4. 大风里的时刻

乡镇和乡野里的风都很大。我只知道淮北春天的野风是很有名的，特别是在三四月里。

三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两个人走在一个乡集的一条路上。我们是饭间出来找厕所方便的。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境：我们正迎着风走，风把我的西服吹向两边；我走在右侧，另一位朋友在左侧，中间是镇委办公室主任，他说过好几次他在十年前听过我的一次所谓“文学课”，他还在饭桌上重复过我当时说的内容。我们一边说话，一边迎着风往前走。他握着我的手不放，直至走到路的另一边。

我那时候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这十几年在做什么？他的头发都花白了。现在的人的头发都白得那么快，那么早。他往后还会怎么过？

大风里的短暂时刻令人难忘。

5. 天空、大地和性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起这个话题的。我想起我那时候下放在安徽省灵璧县向阳公社大西大队大西生产队，冬天我们在地里挖一种生产用的沟；是什么沟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人一段，按长度和规定的深度给工分。沟有时候很直，有时候有90°的急转弯。我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傍晚，天空还很亮，挖沟的男女社员不多，也很分散，大都缩在沟里，从地面上几乎看不见他们和她们。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要顺着沟一直往前走，前面就是一个90°的直弯，我的目光才刚转过那个弯，就看见一幅令我永难忘怀的画面：队里的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没结婚的小伙子，可能是刚刚解过小便，他正把他的粗红的生殖器翻到最根，直挺挺地往前上方竖着；他的那货极粗极大极红，太触目惊心了！他直硬硬地挺着它，脸却斜对着天空，目光凝望着还很红很亮的天空，一动不动，完全是一种举世无双的大陶醉。我赶紧收住脚步，缩回到直角的这一边，顺来路撤回。这件事无法言明，其实它是小事。但它给我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却是极其深刻和久远的，那就是我在乡野里感觉到的一种原始



的生命力量，那么不顾一切，那么不加修饰，那么亢奋、自发、冲动和猛烈，那么原型、原汁原味，那么对得起天空和大地！

现在，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温吞水似的生活里吗？包括我们的性和性生活？

6. 给我们新的生命吧

给我们新的生命和力量吧！给我们一种旭日东升的全新的感觉吧！给我们勇气、猛力和所有的一切吧！给我们永远的快活和快乐吧！

7. 永远铭记

我将永远铭记我看到的这一种景象，它也必将成为我今后一篇小说的强烈主题，那就是：我在春天三月的一个天晴的上午，在淮北平原濉溪县境内看到的无边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那整个一大片一大片的视野里几乎没有村庄、树林和别的东西，只有极深远极深远的无界的绿油油的麦田。那是怎样一种划时代的风景？那是我梦乡里的风景吧！

我真想对着广大的麦田大喊。我心里的冲动是那样强烈，以至在一个星期以后我还有那种疯狂的要求宣泄的冲动和力量。

8. 雾

连续雾了几天，每天早上起来都看到视界里湿漉漉的，在合肥，在合肥的冬季，这是一种不太经常见到的情景。昨天在朋友家里吃饭，谈到冬雾的现象，朋友念出了一段气象谚语，前面的几句我都没能记住，只记住了最后的一句是：冬雾雨。但昨天是雾后的一天，却并没有下雨，只是一个不很明朗的凉恹恹的晴日，我们对此感到奇怪。不过，合肥的冬季推迟了，推迟到每一年的春季里，成了倒春寒，这是没有疑问的；比如 1996 年的春节，是公历的二月中旬（大概是 17 号），春节前后的那几天竟下起了雪，使人对春节的印象更为深刻。

在小城市里，雾的天气有其独到的特色：小街小巷里对面的来人来车（自行车），肯定都是看不见的，只能听到一声声自行车的铃铛响，突然撞个满怀也属正常，因为小城里的人有时候很倔，不去做提前的提醒或警告。撞倒之后，如果力量悬殊，弱者落几句骂就散去；如果力量均衡，那事态也许会有难以预料的发展。

在小城的雾天里，你云里雾里地正正常常地走着，面前可能会突然出现一片热闹的集市（菜市），犹如海市蜃楼，这都是小城的特点。

在乡村里，雾天给人的印象更深，那是另一种景观：天、地、人、村庄、土路、庄稼、河流、在河堤



上行走的人、鸟、田野里一间孤零零的房子、湿乎乎的电杆、日趋减少的狗吠声、静止的荷叶、潮湿但却一滴水都没有的横沟、古老的石桥、慢慢上升又缓缓下降的土坡、一眼井，等等，都会不断显现在眼前，又不断隐去。

我想起很多关于雾的事情，在这种时候，我还想起在另一个城市，比如淮北平原上的一个城市，此时此刻是不是也有雾，或者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跟我现在所处的城市是不是一样？我放下笔，拿起电话，接通了母亲和父亲的家。——那里是很好的晴天，两地的天气情况很不相同。我放下电话，心里充满了另一样感觉：又听到母亲的声音了。在较远的地方，她的这一部分心血正在思念着她，也思念着父亲。这种情感有时会像连续几天的雾一样浓。

9. 狗 的 叫 声

狗的叫声我以前是很熟悉的，那是在一二十年前，在较小的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在乡村。

乡村里的狗是五花八门和各种各样的，当然乡村里的狗绝大多数都是土狗，是没有经过基因提纯的狗种，但即使这样，狗的体形、肤色、性情等等的差别也是很大的。经常，你在乡村的田野里走动时，会蓦然碰上一只孤零零也在田野里赶路的狗，这种狗大都不怎么吓人，体形较小，畏头缩脑，目光缺乏自信；还有些就是癞皮狗，你一弯腰、一跺脚或吆喝一声，

它们就会吓得鼠窜。体形较大和较凶猛的狗都在村庄里，跟人在一起，平时不大露面，也轻易不惹是生非，这是符合一种自然的理性规则的：有实力的东西一般总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显示出来。再说，狗只是人的帮闲之一，如果它们不生活在自己的“领地”里，或如果不生活在它们的群体之中，它们无法与哪怕是单个的人相抗衡，村庄以及村庄里的狗群正好提供了以上的两个条件，所以有实力的狗就总会遵守人和狗之间的规则，不会与它们传统的规范发生冲突，在村庄里，它们是勇猛和有实力的。

在较大的城市里，现在只能偶尔地听到玩偶似的叭儿狗叹息般的叫声了。在我们曾经隔壁的邻居家里，有一段时间喂养了一只半尺高的白毛京叭，女主人无事，以它为伴，打发了不少闲散的时光。但是后来有一天，京叭失踪了，据猜测，它是自己跑下楼后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失踪的。听到这件事后，我在各处走动时，都特别留意有没有这样的狗出现。我曾经两次看到有孤单单地在空地上张望甚至跟着我跑的白毛小叭狗，一次是在二里街文园，一次是在我们楼下的小巷里，但我立刻就告诉自己：不要去管它，它肯定不是邻居丢失的那只，道理很简单，时日旷久，失物也不会再回来，即使它还过得很好，那也早就换了主人了。

女主人是上海下放知青，京叭丢失了，她也带着儿子返沪了，个中的原因，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一年半载后的一天深夜，女主人突然从上海打长途来我家，说她家先生喝醉了酒，在家里又哭又唱，我们是在六楼，她怕他出事，要我去门口听听，



如有不对头的地方，赶快敲门进去劝一劝，但如果一切正常，就不用了，因为“他是很要面子的人”。她话中带哭，我赶快开门去她家门口听壁，结果这一夜，以及以后的许多个日夜，均平安无事。自然，她的电话后来也就不再打来。

京叭的叫声，也是很久都没有听到了。

10. 午餐的回忆

数月甚至数年后跟妻女说起那件事，仍觉得刻骨铭心、耿耿于怀。那是一个美丽的午餐时刻，天空宁静，人世平和，桌上有鸡，有虾，有女儿最喜欢吃的粉丝烧肉。吃兴最浓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说到了女儿的一次考试，于是两个既成年又有实力的大人虎视眈眈地联合起来盘查一个小不点，于是妻子怒气冲冲地去打了一个核实电话，于是我锦上添花地勃然大怒：先用五指在小不点的脸上扫了一遍，然后把她提起来扔到沙发上。——女儿没有忘记那天中午她酷爱的午餐：她被甩到沙发上的时候嘴角挂着一根沾满胡椒面的粉丝，摔下去之后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根粉丝吸进肚里，然后才来得及哭出声来。

人对自己的发现往往源于小事。数年、数月后别的往事已经淡去，但午餐、粉丝、五指扫过嫩肤的一刹那的感觉和女儿机器猫一样夸张大哭的脸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底。想起女儿童稚无欺的神态我就非常非常后悔，甚至当我一人独处时想起这件事时也是如

此。从那以后我再没打过她，哪怕是在盛怒的时刻。在饭桌上或晚饭后的闲谈中，我们总会谈到类似的话题，我会笑着并且用一种最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语气对女儿说：这是迄今为止你给我上的最深刻的人生一课了。请保持你们良好的“人权”纪录，请别碰你们的孩子——这是我想对每一位父亲和母亲说的话；但我又想，没碰过自己孩子的父母，他们对那种至爱的亲情的体会又会有多深呢？我经常在工作之余默默地、长时间地坐在房间的一隅看女儿的背影，倾听她的呼吸，跟踪她的动作，感觉她的气息，并且陷入一种似是而非、略带省责的沉冥状态中去；人们的相遇有一种非常难得的机缘，特别是你的心血、你的骨肉、你的至爱至情，你绝没有理由不万分珍惜它，哪怕一分一秒；——这都是自然和生活的法则吗？

11. 岁月留痕

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大学里读普希金诗歌、读《叶夫根尼·奥涅金》时的心情。那是我们阅读的一个奇特的方面。普希金长着尖削的鼻子和卷曲的头发，至少从画像上看是如此。他一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敏锐、风流、好修饰和虚幻的人，不可能有任何人会把他同中国那种本分过日子的男人联系起来；但从一开始，我却就认定普希金是个守信用、讲义气的老实人，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说，普希金的作品都难以成